

赏雪

□马润涛

那一刻，我遂将目光投向小区西南方向的建筑工地，我一阵惊喜，心想这雪也偏心呢，专拣工地下，白茫茫的一片，连挖掘机上都覆盖着一层雪。不过我还是有点儿失望，因为这场雪下得实在有点儿差强人意。不过我相信，雪总还会有的，因为人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冬这样祈盼雪。

人老了生活就简单得多，于是闲着就写一点回忆或者生活方面的文章。对此有位老友曾吐糟，说我净写一些无聊的文字。其实他这是拿我的话说我呢，因为我常会对某些文友重复着一句话：“闲得无聊，写点文字打发时光罢了。”

说到无聊文章，其中一部分就是“四季歌”和“风花雪月”之类的文章。就说这雪吧，我几乎每年冬天都会写一篇关于雪的散文。我不否认，我喜欢冬天的寥廓苍茫，喜欢天降瑞雪，喜欢雪后和小伙伴儿们一起到海滩上打雪仗。这些年人虽变老了，但我的童心还在，因而每年一入冬，不，是霜降，就又想到了雪，因为到了霜降这个节气就离小雪不远了。然而，年年盼雪不见雪。小雪不见雪，大雪也不见雪。不过希望总归是有的，老话说，大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可盼来盼去总让我失望，到头来仍然是预报有雪不见雪。不过我仍存一线希望，就是三月还下桃花雪哩。桃花雪，还六月雪呢！这可能吗？最近我和老伴说，现在什么都变了，我看古人发明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也该改一改了。

其实这些年下雪少是事实，但也不是一点都不下，有的年份一个冬季总要或多或少地意思一下。不过这意思太过羞涩，即使有时候下一点雪，也常常下在夜间，太阳一出，眨眼间就没了，对赏雪的人或者摄影爱好者来说实在是大尴尬了。

我们这儿的雪一年比一年少，可即便多雪的北国这些年也遭遇了少雪的窘境，连东北作家总建都说：“这雪一年比一年小，风却一年比一年大。”出生于漠河北极村的作

家迟子建，曾在《上个世纪的飞雪和溪流》一文中写道：

“透过车窗，我看见稀疏的林地上，覆盖着浅浅的积雪，枯黄的蒿草在风中舞动。而在雪大的年份，那些蒿草会被雪深深地埋住，你是看不到的。天虽然仍是蓝的，可因为雪少得可怜，那幅闪烁的冬景给人残破的感觉。而这样的景象，在大兴安岭，自新世纪以来，是越来越司空见惯了。”

为此，作家很怀念童年时代的故乡，她说：“我想起童年在小山村的时候，每逢冬天来临，老天就会分派下一项活儿，等着我们小孩子来接收，那就是扫雪。那个年代的雪，真是恋人啊！常常是三天一小场，十天一大场，很少碰到一个月没有雪的时候。雪会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它闷着头下了一夜，清晨起来，你无法出去抱柴了，因为大雪封门了。因为雪造访得频繁，冬天时，那些爱串门的人，在踏进别人的门槛时，第一件事就是跺脚，抖掉沾在鞋上的雪。”

无雪的冬天，没了雪景，人们赏不了雪，少了很多情趣，冬天变得更加漫长。这些年在漫长的冬夜里，我常常像迟子建那样，一次次地回忆童年的冬天，想那被大雪覆盖的山坡，想响水河滩及岸边的雪景，想花妮（我家养的一条牙狗）在河滩雪地里对着雪堆撒尿的情景，想过年的时候和小伙伴儿们用爆竹炸雪堆。有一次，我还想到小时候在姥爷家看房上积雪化成冰溜子的情景，哦，就是那次，我用木棍打房檐上的冰溜子，结果被姥爷制止了，他说冰溜子不能打，打了秋天的高粱会被风雨折断的。还有一次，我还想起

1970年冬天那次招生，跟高老师冒着鹅毛大雪到山顶村外调学生的情景。除了回忆能找回一点关于雪的记忆，我还喜欢读古今诗人写雪的诗词，喜欢读作家笔下关于雪的美文，喜欢欣赏画家关于雪的绘画，譬如唐寅的《柴门掩雪图》。偶尔也听听音乐，如《飘雪》。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赏雪吧。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随着雨点洒下来几粒，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化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窸窣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也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插入窗隙，仿佛自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

这是作家王鲁彦笔下冬天的雪，也是福建、上海的雪。南方也下雪吗？原来我一直以为，雪为北国所独有，只有北方下雪才心安理得、下得其所。不过读了《雪》我才知道，江南也下雪，而且这雪下得特有诗意，就像江南的山水。其实今年的第一场雪也验证了这一点，按天气预报鲁南有一场小雪到中雪，可不知道为什

么，这场雪却下到了江南的一些地方，让我们空欢喜了一场，惆怅复惆怅。

我虽然没实地观赏过杭州西湖的雪景，但却喜欢作家笔下的《西湖的雪景》。这是为什么呢？直说了吧，就是因为《陶庵梦忆》中《湖心亭看雪》的一段情词幽逸的文字：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山与、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座，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西湖十景”和“钱塘十景”中，“断桥残雪”和“孤山霁雪”齐名，但真正会去欣赏这种清寒景致的，其实人很少。当然，我辈也只是在纸上说说而已。

雪可供人观赏，想不到雪还可以供人听。说来“罕有所闻”，但在古代还真就有那么一位善听雪者。说的是明朝番禺诗人黄哲，初次北上时，因为是在岭南人，生平未见过下雪，因而对北方下雪格外感兴趣。当盘桓旅次的时候，别人都围着火炉取暖，他却专门去“倚篷听雪”，还称赞说：“天下奇音，莫过于雪。”后来他回到原籍，便建造了一座亭轩，起名为“听雪篷”。他对落雪的声音眷恋如此，最后将自己的诗集也命名为《雪篷集》。

无独有偶，想不到《四时幽赏录》中

亦有所记：“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淅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毡增冷。”

看到这里，忽有所悟。所谓听雪，其实这样的情景我也经历过。几年前的那个冬天，罕见下了一场大雪，早上起床拉开窗帘，第一眼看到的，落在长青树叶上、翠竹叶上的一层厚厚的雪。此时天上的雪还在洋洋洒洒地落下，树上和竹子上的积雪，在风儿的作用下不时落下，且窸窣有声。就在我听得出神时，忽然有两只麻雀飞到竹子上，上面的雪一下子倾覆在地上，使地上的雪又增厚了几分。

2022年的第一场雪下在12月26日。早晨二女儿在微信里说下雪了。我走到阳台才发现，楼前的地上、花园里、轿车上，一点白的意思都没有，于是心里不免发问：雪下哪儿啦？嗨！我还是有了一点发现，有一个花盆里还残留着一点雪，就像案板上撒的一层薄薄的面醃，浓霜都算不上。后来看了李卫东总编的一段视频我才知道，其实在城区还是下了雪的，尽管很小。那一刻，我遂将目光投向小区西南方向的建筑工地，我一阵惊喜，心想这雪也偏心呢，专拣工地下，白茫茫的一片，连挖掘机上都覆盖着一层雪。不过我还是有点儿失望，因为这场雪下得实在有点儿差强人意。不过我相信，雪总还会有的，因为人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冬这样祈盼雪。痛痛快快地下场大雪吧！越大越好，把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毒株，统统彻底地埋葬，还人们一个干净清洁的世界。

凡人一叶

寸草难报三春晖

□燕闻

只是一片寸草，又如何能报答得了呢？母亲的，无论多么孝敬多么感恩，就如同春天灿烂的阳光无私又无边，做

“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不论你走多远，不论你在干啥，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每当我听到阎维文的这首《母亲》，我的心都会随着那动情的旋律深情的歌词而潮水般起伏；眼眶也总会涌起滚烫的泪花……是的，这个人，就是妈，就是我的母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大山环绕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那时经济条件差，生活贫苦，以致许多家庭都供不起孩子上学。我很庆幸，有一个有眼光能吃苦的母亲，她经常跟我父亲说：“咱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咱再累也不能累孩子。上学，只有上学，考上学，孩子才有出路。”是的，我家也很穷，但我的母亲一直咬着牙坚持让我上学，从小学、初中、高中，到考上中专。

记得当时我上的高中学校是公社中学，离我家有十余里地。母亲白天要干农活，她就晚上赶夜路去学校给我送煎饼。尽管天很黑路很远，也有点害怕，但是她硬着头皮，每周都去给我送一次。

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父母都让出去干农活挣工分，但是我母亲从来没有让我去干活，而是让我在家里学习做作业。

我也很争气，没辜负母亲和父亲的期望，没辜负妹妹们的付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济南一所中专学校。我也是我那小山村，恢复高考后第一个高考成功的中专生。我至今记得，当得知我考上中专，母亲紧紧抱着我，激动地哭了！她一边哭着，一边从家里面盆下拿出卖鸡蛋攒下的几毛钱，去村口的代销店买了两包糖，见谁就给谁一块：“俺儿子，考上中专了。同喜！同喜！”

母亲在村里做过多年的村妇联主任，也是公社很优秀的女干部。她工作上特别认真，特别敬业，大队安排的事情，她都是带着一帮青年妇女冲在最前面。那一时期，我父亲是村支部书记，也是很敬业的一个人。母亲也十分支持父亲的工作。记得有一年，北山山坡上的农田因地势高浇不上水，年年干旱，父亲就想着给大家干点实事，打一个机井。当时，村的西头卖了一块地，得了一部分钱，有个大队干部提出，是不是给大队干部每人买双跑腿的鞋？父亲听后坚决不同意：“这一分钱，都得用于打井，不能自己花。”这大队干部很不理解，抱怨父亲死心眼，他知道父亲脾气差，不敢再多说什么，便找到我母亲，让她劝劝父亲。但母亲却是站在我父亲的立场上，给大队干部做工作：“咱当干部是辛苦，但是当干部就得辛苦点。你就别计较这个，等到机井打好了，社员的地都浇上水了，到时候我炒几个菜，慰劳慰劳你，别再提这事儿那事儿了！”这大队干部听了直点头。

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是关心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叮嘱我一定要干好工作，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记得，我大妹妹出嫁，正赶上我参加一个案子侦破。我打电话跟母亲说：“我现在正在案子上，只能请一天假。”母亲说：“既然在案子上，还是工作要紧，你妹妹出嫁的事儿，我们全给操持了，不用你问了。一天假也别请了。”就这样，妹妹的婚礼，我没有到场祝福，想起来，真是欠我妹妹一个道歉！

后来，父亲得了一场重病住院了，我对母亲说，我向单位请假，与妻子和妹妹几个轮流来陪护父亲。但是母亲不同意，她说：“我们娘几个辛辛苦苦，多陪护陪护吧，你不要请假了，工作忙！”就这样，父亲病重直至过世，我只是下班后双休日去陪护老人，工作日没请过一天假。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这首诗，脍炙人口，感人肺腑。是呀，母亲对儿女的大爱，就如同春天灿烂的阳光，无私又无边，做儿女的，无论多么孝敬多么感恩，无论写多少文章说多少话语，也只是一片寸草，又如何能报答得了呢？

踏雪寻梅

□陶昌华

银絮扶风
雪肌玉成
从星河走来
飘逸缤纷的诗境

暗香浮动
俏而不争
冷寂的时空
铺展别样的风情

踏雪寻梅
我用挚爱的目光
邂逅宿命

踏雪寻梅
我把钟情的脚步
迈得轻轻



雪来，梅开

□鲁亚光

雪是伴着一场
接着一场的雨飘
来的
梅是随着一阵
接着一阵的风绽
开的
天注定他们是灵
犀相通的情人
澄澄澈澈，卿卿
我我
飘飘洒洒的白
轰轰烈烈的红
都是我们热爱和
向往的色泽

银装素裹了妖娆
暗香疏忽了矜持
梅朝雪敞开了
一颗火热的心
雪为梅戴上了一
朵洁雅的花
冬寒
输给了一个温馨
浪漫的故事



牧歌 张成林 摄

生活况味

乡愁

□李凯歌

比照余光中的《乡愁》和《乡愁四韵》的四个意象，我在柳州最怀念的是家乡的白杨树、煎饼、大雪以及连绵群山。

台湾现代诗人余光中写的《乡愁》为海峡两岸所熟知，在诗中，他用了四个意象来描述乡愁，分别是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和浅浅的海峡。鲜为人知的是，余光中还创作了《乡愁四韵》一诗，被罗大佑谱曲并演唱后，广为流传。《乡愁四韵》也用了四个意象来表达乡愁，分别是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和腊梅香。对比之下，《乡愁》所表达的主题更为宏大，但是《乡愁四韵》的意境更美。

作为在广西柳州生活了五年半的我，曾经也有着浓浓的乡愁。2010年7月至2015年11月，我在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来到这里，处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难免会有思乡之情。

印象中几个思乡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一个场景是2011年6月底建党90周年歌唱比赛。当时到柳州工作才一年的时间，全市法院系统在市政府礼堂举行红歌比赛，其中柳北区法院演唱的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当清脆的钢琴伴奏响起，幕布缓缓拉开，嘹亮的歌声犹如一道闪电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伴随着歌声，让人想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第二个场景是2012年夏秋之际全国法院女法官年会。这次会议在柳州召开，由柳州中院承办，主要由全国的中级法院女院长和高级法院女副院长参会。会议在柳州饭店举行，当时我在会场负责会务工作，山东法院系统参会的有时任潍坊中院院长张爱云和原省高院副院长李德荣。记得较为清楚的一个情景，是他们在饭店询问柳州法院的同事；电子屏幕上打出的“皇子扒房”是什么……其实这是一家西餐厅的名字，在外地见到家乡的法院系统领导，心里倍感亲切，确实是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第三个场景是2013年夏天举办的山东老乡会。柳州市的学校、医院和大型企业等比较多，也是第41集团军的军部所在地，于是很多在广西学习和参军的山东人最后选择在柳州工作并定居。据了解，在柳州工作的山东人及其家属共有近万人，主要为大型企业职工、军转干部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成立了柳州山东老乡会，将每位老乡按照籍贯

所在的山东地市划分了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设立一位会议召集人，建立了联系通讯录。他们在2013年夏天举办了第一次活动，部分老乡捐款置办了酒席，大约有四五十桌。在柳州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山东人，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家乡，我那漂泊的心也有了安放之处。看到有的老乡从距离柳州二三百里的河池市赶来参加活动，只为见到熟悉的面貌，听到熟悉的乡音，还是让我感到有点吃惊，扑面而来的乡情深深地打动了

了我。比照余光中的《乡愁》和《乡愁四韵》的四个意象，我在柳州最怀念的是家乡的白杨树、煎饼、大雪以及连绵群山。柳州南北回归线比较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较为湿热，最适宜生长的树为榕树，这种树常年不落叶，在柳州的很多道路两边都有栽种。在山东的大部分地方，栽种最为广泛的却是白杨树，见到榕树，就常常想起家乡的白杨树。柳州人的主食是米饭和米粉，对于在北方生活了近30年的我，还是颇有些不习惯。柳州中院有一位丁大姐，她父亲是日照人，丁大姐是在柳州出生并长大的，这样算来我和她就是半个老乡了。她说她父亲到了柳州之后一直不会说柳州话，只会讲山东话。有一次她问我，我老家那里是否吃煎饼，还让我在回山东时帮她带一些煎饼。饮食不习惯也让我非常想念家乡的煎饼。柳州冬天的最低气温都是在零摄氏度以上，树木都还郁郁葱葱，没有北方冬天的萧条和肃杀。曾经习惯了北方鲜明的四季及寒冷的冬天，此时却感觉到季节和景色的单调，颇为怀念北方滴水成冰的寒冷以及冬天的大雪。广西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都非常秀气，如同盆景和一幅幅山水画，与北方大气磅礴连绵巍峨的群山反差甚大，所以时常会想念家乡的连绵群山。

从柳州回来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午休时就会梦见柳州的秀美山水，醒来之后才发现已经回到了家乡，颇有些“梦里不知身非客”的感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才不做类似的梦，那时才感觉到心落地，才完全消解了乡愁，犹如从国外回来的人倒时差的感受，身体和心灵的一趟远行终于结束了……